



流水浮云·雪地沉冤

冯玉奇◎著

[illegible]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非外借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流水浮云·雪地沉冤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水浮云·雪地沉冤 / 冯玉奇著. — 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8. 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06 - 7

I. ①流…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8298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6.25 字数: 21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流水浮云

第一回	名园留芳影两小无猜	3
第二回	妯娌演好戏如此家庭	12
第三回	见钱眼睛凸庸夫泼妇	30
第四回	风波叠叠起快镜捉奸	46
第五回	权充小拆白艳妾风流	62
第六回	个中有秘密泪湿娇娃	78
第七回	为卿又为我以死相要	94
第八回	原来是手足仇深如海	110

雪地沉冤

第一回	为色又为财负情忘义	127
第二回	痴心更痴意装势作腔	147
第三回	山穷水尽兄妹困愁城	163

第四回	移花接木主婢鸦换凤	178
第五回	明大义忍心抛家救侠士	192
第六回	恨良人忠言逆耳演武戏	203
第七回	对簿公庭浪子复遭殃	214
第八回	算清仇恨凡事有因果	226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37

流水浮云

第一回

名园留芳影两小无猜

和煦的阳光照耀在一条富有诗情画意的、挺直的环龙路上，两旁树上嫩绿色的树叶儿更显出它的幽静美丽的姿态。到处都是和暖的生气，蓬勃的景象，显然春天是已经降临在人间了，尤其是青年的人们，感觉到这是一个多么使人愉快的季节啊！

因为今天是星期日，所以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的，拥挤得了不得，尤其是戏院里、公园内，更充满了比往日还多的游客。年轻的“他”和“她”含了春风得意、甜情蜜意的浅笑，正是他们总动员的当儿了。

在复兴公司的大门口站着一个青年，他穿了一套灰色哗叽的西装，在肩头上还背了一架镜箱。他那张英俊的脸蛋上露了一丝和蔼的笑容，他的头发是亮得光可鉴人，倒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经过了很细心的修饰。

时间是无情地不知不觉地溜了过去，而这个青年还是呆呆地站着，两眼只是望着前面呆呆地出神，他的态度由安闲而转变焦急了，同时脸上的一丝微笑却也已经变成了愁眉不展。他眼瞧着前面一对一对男女情侣手挽着手，满面春风地低语着、微笑着，向着公园门内走了进去，使他想到了还未到来的她，一时真觉得有些羡慕。这个青年姓田名云侠，今天才只有二十一岁，还在华光大学念书。因了今天是星期日，所以他约了他的女友杜毓英，也可以说是情人，

预备在公园拍小照游玩，谁知道左等不来，右等也是不来，所以使他不免有些失望。其实等人本来是一件心焦的事情，何况所等的又是他所心爱的情人呢。

大凡一个青年与一个刚相识的异性发生了一些好感之后，就觉得最好立刻知道对方的性情，并家庭间一切的状况，能做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个田云侠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一类典型。此刻他因了心中焦急的缘故，所以根本没有注意时间究竟已是过去了多少时刻，偶然地向自己手腕上那只手表望了一眼，一时连自己也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原来他瞧了手表之后，这才知道时候是离开约会尚有十分钟。因为当初原对她说定的是二时正在公园门口等候，此刻表上的长针不是还只有指在那十时的字母上吗？于是在他的脸上又恢复了刚才收敛的笑容，他依然展开了十分的希望，挺直了自己的胸部，表示非常骄傲的神气。但想想自己那种急于要和她见面的心理，觉得不免真也有些痴得可怜，好像对于这个约会，比接洽一件什么赚大钱的生意还要紧十分，所以在宿舍中吃了中饭，便急急地赶了来。也没有仔细瞧瞧是什么时候，害得自己在公园门口白白地等着干急，真也糊涂得透顶的了，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好笑。但换句话说，不也是为了对她有着一种特别好感吗？可是她到底比我聪明，姗姗来迟。假使她要迟到一分钟的话，我一定要罚她呢！云侠暗暗地思量了一会儿，忽然心中又想：她这个姑娘虽然生得非常美丽，但她像玫瑰花朵儿般生长了刺，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等一会儿与她见面时候，我和她谈话中倒要留心一些，不要太欢喜得显形于色，把什么话都嚷了出来，那么和她见面第一句说的话该是说些什么，接着第二句、第三句以至告别的时候说些什么，他已经是都考虑到了。其实这个考虑原是多余的事，因为今天约会并非是谈判什么条件，那么需要把要紧的话在肚子中打一个草稿，不至于有吃亏的地方，但今天约会根本是一同游春，见面时要说的话当然随时都有变化。这也可见一个初恋的少年，对一个女朋友热情到这一份样儿的地步。

“云侠，你已等候好久了吧？啊，真对不起！”

“不，我也刚到了不多一会儿。毓英，你也没有来迟……多少时候。”

因为云侠只管低了头思虑着，所以对于四周的一切倒反而没有像刚才那样注意了。此刻忽然耳旁听见有人在招呼他，抬头一见，正是他所渴望的心上人，在他的心中这就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欢喜，连忙含笑向她回答着。虽然自己是的确足足已等了一个钟点，在她未到之前，心中很有埋怨她几句的意思，但此刻见了她人之后，也不知为什么，竟鼓不起一点儿勇气，所以说到末了一句的时候，又觉得说不上去了。这大半还是为了尊重女权的缘故，以为男女约会总应该是男的先等女的，女的迟到了一点，这好像也是应该的事情。所以他把要埋怨出来的话，立刻又缩了进去，而且连忙急中生智地转变着说了一句“没有多少时候”。毓英当然不知道他肚子里有这许多思想，遂含笑点点头，两人边说边走地已走进了公园。

今天毓英似乎是显得特别高兴，她打扮得好像四月里的蔷薇花一般娇艳。她那婀娜苗条的身段，更衬托出她的亭亭玉立的风姿。在她笑盈盈的脸蛋儿上，时常可以见到有两个深深的惹人爱怜的酒窝儿，乌溜溜的眸珠水盈盈地老是望着云侠，逗着有意无意的甜笑。

“云侠，你带了镜箱，是不是预备给我拍照吗？”

毓英在偶然转眼瞥见了云侠肩头上所带着的镜箱，她不禁乐得把身子跳了一跳，显得仿佛是小鸟依人那么天真可爱。

“傻孩子，我带了镜箱，那还用问吗？当然是预备给你拍照来的。现在你可又快乐了？”

“嗯，我不依，老是动不动就叫人家傻孩子。看你那种老气横秋的样子，好像已经有了七八十岁的模样，那才叫人听了生气。”

毓英听了云侠这种口吻，她撇了小嘴，逗给他一个娇嗔，扭动着一下腰肢，这意态至少还包含了一些淘气的成分。云侠见她虽然说是生气了，不过粉脸上还掩不住地露出一丝笑容来。在暖和和的

春阳光芒笼映之下，像一朵映日的海棠，但海棠却无其香，又仿佛是一朵芬芳的幽兰，所以在他的心眼儿里是更感到令人心醉，甜蜜蜜的。这就握紧了她的手，真是越瞧越爱，忍不住笑了一笑，故意地说道：

“哦，是的，我知道了。你的年纪也不算小了，当然是不喜欢做孩子了，那么你大概要做我的……”

“云侠，你敢再往下说，我可恼了。看你这人总是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

毓英不待他说下去，就急急地向他阻止，并且还鼓起了粉颊，表示这回可真的生气的模样。云侠知道这也许是女孩儿家的一种假惺惺作态的缘故，遂故作很失望的样子，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毓英，那么你难道不喜欢做我的……”

“嗯，你再说？你再说？”

“咦，奇怪了，你知道我说什么？干吗急得这个样子？”

“我知道你的心，你一定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凭你这句话那就好了，我的心你知道，你的心我也知道，那么我们可说心心相印，是不是？”

云侠说到这里，望着她娇艳的两颊，还笑嘻嘻地追问。毓英低垂了头，赧赧然的，这回却并无什么表示，看她的意思，显然是已经默认了。云侠扑哧地一笑，他感到自己的胜利，心中不觉荡漾了一下。但毓英却斜偏了粉脸过来，恨恨地逗了他一个妩媚的白眼。

“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好，又要惹你这位好小姐发脾气了。毓英，你看那边一条小河，不是一个很好拍照的背景吗？我们还是正经地去拍照相吧。”

“谁和你生气？我就犯不着和你生气！”

云侠一面赔罪，一面拉了她的手，一同走到沿河的那枝垂杨荫底下去。和暖的春风把娇弱的柳条吹得撩东倒西，发出和谐的音节。一对对的蝴蝶在那红红的百花丛中飞舞。一双双的燕子在那层层的

白云堆里追逐。这好像是启示着生命的活力，向着无边际的天空进展、奋斗。

“嗯，这样的姿势很好，可是脸上最好再加一点儿笑意。哎，嘴不要笑得太大，但是也不要笑得太小。要微笑，要微笑！”

“我从拍照到现在，也没有看见你这样难弄的摄影师。你到底叫我怎么样的笑法？我简直笑不出来了。”

“哎哎！这样很好，这样很好。你把脸再斜过来一点儿，嗯，好，好，好极了。不要动，不要动，眼睛瞧到我这儿来……”

毓英站在那枝垂杨荫下，纤手攀了柳丝，浅笑含颦地凝望着云侠，故作特别美妙的姿态。但云侠却一味地还要叫她笑得再美一点儿，把个毓英麻烦得恼起来。云侠这才哎哎两声，又叮嘱她别动别动。就在这两句话中，只听嘀嗒一声，毓英的倩影就摄入在照相的软片里去了。云侠很得意地笑道：

“我这摄影师的艺术不错，你这张照相，我准有把握。不但姿势好，而且风景又好，至于镜头的角度更好了。拍出来你看了，保险不会失望。”

“省省吧，吹牛的朋友，艺术就大高而不妙，也没有这么难弄的，笑得嘴张大了又不好，笑得闭了嘴又不好。人家还没有预备好，就拍了进去，我想这张照片明天洗出来，就不会好到什么地方去。”

“你不信，明天给你看了，你就知道我言之不谬。老实跟你说，我对于此道，素有研究。”

“你不要大言不惭，我也没有听人家一个真正有本领的人，专门做自我鼓吹的。”

“嘿，这算得了什么？你不见报上登载的什么星相家大吹大擂，还不是拼命地做自我鼓吹吗？”

“越是鼓吹得厉害，越是不学无术，卖野人头。没有知识的人才会上当。”

“你就说得人家这么一屁不值，人家还是外国留学的博士呢！”

“外国留学不一定是好的。得了吧，我们空争这些干什么？还是到别处再去拍照玩儿吧。”

毓英话说到这里，乌圆眸珠一转，便调转话锋，忍不住好笑起来，于是他们两个人手挽手地又走到别处拍照去了。

夕阳是慢慢地西斜了，天空中浮现了五彩的云霞，但不多一会儿，又被一层暮霭所轻笼着。这是李义山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一句诗了。鸟倦飞而知还，云侠、毓英玩了一下午，两脚有点儿酸汪汪的，于是含了一颗甜蜜的心踱出了这使人尚有些留恋之情的园地。两人经过锦江茶室的门口，云侠的肚子感到一阵咕噜的怪叫，于是要毓英答应他一同去吃点心，毓英不忍拒绝他的一片盛意，遂点头说好，两人便走进了锦江茶室，拣了一张靠着墙壁的火车座桌旁坐了下来。云侠拿起点心单子，说道：

“毓英，你喜欢吃些什么，你自己点吧，这儿不是客气的地方。”

“你喜欢吃什么，我也喜欢吃的。随便你点好了，况且我的肚子也并不十分饿。”

“嗯，不错，我忘了刚才你说过，我的心你知道，那么你的心我自然也晓得。我点，我点，点来的点心，你一定喜欢吃。”

“瞧你这人，人家跟你正经地说，你偏爱这么贼秃嘻嘻的样子，被旁人听见了，成个什么意思？”

毓英一面说，一面心里真觉得有些怪难为情的，红晕了粉脸，秋波逗给他一个娇嗔。云侠笑了一笑，这就不敢再作声，遂叫侍者拿上两碗虾仁鸡丝煨面，侍者答应下去。这里云侠遂给她斟了一杯香片茶，因为现在他们两人是坐在对面的缘故，所以云侠望着她那张白里透红的脸蛋儿，真有说不出的可爱，不禁呆呆地出了一会子神。毓英当然有些不好意思，遂瞅了他一眼，低低地说道：

“云侠，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吗？为什么老是望着我？”

“嗯，我觉得你真是生得太美丽了，叫人有点儿百看不厌。假使把你比方说八月里的桂子，恐怕桂子还没有像你那么幽香可爱。假

使把你比方霜中的菊花，恐怕菊花也没有像你那么清高脱俗。比方说你是寒冬的水仙吧……”

“好了好了，给你开口一说，就是这么啰啰唆唆的一大套，真也亏你想得出来。假使聘你去做推销员的话，那倒一定是生意兴隆哩。”

两人正在甜情蜜意地说着笑话，侍者已将那煨面拿上来，两人遂不再说话，静悄悄地吃着面了。云侠忽然又想到了什么似的，望了她一眼，俏皮地说道：

“毓英，你说我像推销员，可是哪一家公司会录用我呢？”

“假使我开设什么公司的话，一定请你做营业主任。”

“真的吗？我想我们还是合伙开店吧，我做营业主任，你就在店里做经理。经理的才干也要好的，我觉得像你这么人才，假使给你在店里调度一切事务，生意保险蒸蒸日上，而且还可以添了不少小伙计哩。”

“哧！你这个坏东西，嘴里总喜欢说得不干不净的。我瞧你这一张油腔滑调的嘴真是越看越讨厌！”

“毓英，你难道不肯和我合伙开店吗？”

“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这个毓英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姑娘，她当然知道云侠的话中全是带着骨头的，所以恨恨地把秋波向他白了一眼，但却又感到他顽皮得有趣，忍不住嫣然地一笑，接着说道：

“只怕我没有这个资格。”

“绝对不会没有资格，我觉得除了你，就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和我合伙开店。假使你不答应，我就永远地不开店了。”

“你不开店，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

“毓英，你心肠这么硬吗？”

云侠见她大有拒绝的神气，心中一急，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

毓英这就感到他对自己的痴心，遂情不自禁地扑哧一笑，低低地说道：

“你忙什么呢？我和你开玩笑的呀，你才是一个傻孩子哪！”

“毓英，承蒙你答应了，我心中真是感激你。哎，下星期日到我家中去吃饭好吗？”

云侠这才又展开了一丝春风得意的笑容来，十分喜欢地说。毓英摇了摇头，表示难以委决的样子，说道：

“陌陌生生的，恐怕有些难为情，我不去。”

“这怕什么？虽然我是个没有父母的人，但姑妈非常地爱我，就像我亲生的娘一样。她是个慈祥的老年人，而且她也很愿意见你呢。”

“咦，这就奇怪了，她难道也知道你有像我这么一个女朋友吗？”

“嗯，这是我告诉她的，我说你是我生命中最知己的好朋友，换句话说，就像是我的意中人一样。我姑妈很欢喜，所以她老人家说要见见我这个心上人。”

“亏你说出来！你也真是一个天字号的老面皮！我真没有想到，你会对我有这么的好感。”

毓英见他这么得意忘形的样子，遂啐了他一口，心里真有点儿羞人答答的。但彼此已经是这么坦白了，所以她也不避什么嫌疑地说着，表示无限欣喜的神气。云侠笑了一笑，说道：

“这就连我自己也有点儿说不出所以然来，我觉得把你当作一个小妹妹地疼爱着。”

“那么我就做你小妹妹吧，从此我就叫你亲兄长。”

“不，这又何必呢？我倒不希望做你的亲兄长。”

“这又为什么呢？我觉得你这人说话反复无常，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真有点儿靠不住。”

“毓英，你别刁难我了，我这一番苦心你难道还不晓得吗？”

云侠脉脉含情地向她凝望，他说话的语气，是求她赐予一点儿

爱怜的成分。毓英微微地一笑，于是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两人吃毕点心，从锦江茶室里出来。这时黄昏已整个地降临了大地，街上几家百货商店内都已开亮着日光灯了。

“毓英，那么下星期日，你就准定到我家里来吃饭吧。我姑妈见了你这么美丽的姑娘，她心里一定十分欢喜的。”

“我想到了下星期日再说吧，反正还有七天日子哩。云侠，我们再会吧。”

“那么我讨街车送你回去。”

云侠和毓英在人行道上站着了，大家又这么地说了几句，遂给她叫了一辆人力车，还代她付了车资，方才握手分别。这时云侠瞧着人力车在暮色苍茫中渐渐地消逝了，自己也就跳上了一辆街车，回到学校的宿所里去了。

夜之神穿了黑漆漆的长袍，已步入了整个的宇宙。月亮姑娘在灰白的浮云堆里探露了一个晶莹玉洁的脸庞，她在吐露着一缕缕柔软的光芒。

第二回

妯娌演好戏如此家庭

蒲石路是一条很宽阔、很清静的街道，两旁法国梧桐，枝叶张盖得十分茂盛，在树蓬里面可以看见红色砖瓦高大的洋房，巍峨地矗立在半天。这些洋房里面，在敌伪的时期内，都住了什么要人、闻人、出风头的人物，差不多个个都是显赫一时，威风凛凛。这是一座五楼五底的花园洋房，门口两扇乌漆的大铁门，门口亮着清清楚楚的一盏大门灯，上书“杜公馆”三字，四周是相当清静幽雅，尤其在夜色降临了宇宙的时候，更显得万籁俱寂。就在这个当儿，远远地拉过一辆人力车，在杜公馆门口停了下来，车上跳下一个豆蔻年华的女郎，那就是和田云侠在锦江茶室分手的杜毓英了。毓英匆匆地走到铁门旁边，伸手在铁门上的电铃上揪了一下。不多一会儿，就见铁门右侧上的一个小圆洞里钻探出半个脸来，向外面望了一眼，一见是小姐回来了，遂很快地拉开边门，让毓英走进里面，并且还含了笑容，十分恭敬地叫了一声：“小姐，您回来了。”

毓英的父亲杜佛卿是社会上一个有名的银行界人物，论他的地位也相当高了，但是还不够满足他的欲望，所以竭力地和这些三点几水的汉奸们互通声气。毓英是个很有思想的姑娘，对于父亲的行为自然十分不满意，但她是一个小辈的身份，因此也只好敢怒而不敢言的了。杜佛卿除了毓英这个女儿之外，还有三个儿子，大的叫俊杰，第二个叫邦杰，第三个叫人杰。老大、老二都已娶了妻子，